

倚天屠龍記

金庸

1170



金  
庸

倚天屠龙记

下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 倚天屠龙记

(上、下册)

金庸

责任编辑：龚笃清 袁世捷

\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\*

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120,000 印张：50 印数：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34 定价：(上、下册)6.50元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二十一 | 排难解纷当六强····· | (786)  |
| 二十二 | 群雄归心约三章····· | (827)  |
| 二十三 | 灵芙醉客绿柳庄····· | (874)  |
| 二十四 | 太极初传柔克刚····· | (913)  |
| 二十五 | 举火燎天何煌煌····· | (958)  |
| 二十六 | 俊貌玉面甘毁伤····· | (989)  |
| 二十七 | 百尺高塔任回翔····· | (1034) |
| 二十八 | 恩断义绝紫衫王····· | (1072) |
| 二十九 | 四女同舟何所望····· | (1127) |
| 三十  | 东西永隔如参商····· | (1152) |
| 三十一 | 刀剑齐失人云亡····· | (1195) |
| 三十二 | 冤蒙不白愁欲狂····· | (1244) |
| 三十三 | 箫长琴短衣流黄····· | (1278) |
| 三十四 | 新妇素手裂红裳····· | (1309) |
| 三十五 | 屠狮有会孰为殃····· | (1357) |
| 三十六 | 夭矫三松郁青苍····· | (1396) |
| 三十七 | 天下英雄莫能当····· | (1435) |
| 三十八 | 君子可欺之以方····· | (1477) |
| 三十九 | 秘籍兵书此中藏····· | (1516) |
| 四十  | 不识张郎是张郎····· | (1557) |



## 二十一 排难解纷当六强

宗维侠见张无忌擒释圆音，举重若轻，不禁大为惊异，但既已身在场中，岂能就此示弱退下？大声道：“姓曾的，你来强行出头，到底受了何人指使？”张无忌道：“我只盼望六大派和明教罢手言和，并无谁人指使在下。”宗维侠道：“哼，要我们跟魔教罢手言和，难上加难。这姓殷的老贼欠了我三记七伤拳，先让我打了再说。”说着捋起了衣袖。

张无忌道：“宗前辈开口七伤拳，闭口七伤拳，依晚辈之见，宗前辈的七伤拳还没练得到家。人身五行，心属火、肺属金、肾属水、脾属土、肝属木，再加阴阳二气，一练七伤，七者皆伤。这七伤拳的拳功每深一层，自身内脏便多受一层损害，实则是先伤己，再伤敌。幸好宗前辈练这路拳法的时日还不算太久，尚有救药。”

宗维侠听他这几句话，的的确确是《七伤拳谱》的总纲。拳谱中谆谆告诫，若非内功练到气走诸穴、收发自如的境界，万万不可练此拳术。但这门拳术是崆峒派镇山绝技，宗维侠一到内功有成，便即试练，一练之下，立觉拳中威力无穷，既经陷溺，便难以自休，早把拳谱总纲中的话抛诸脑后。何况崆峒五老人人皆练，自己身居五老之次，焉可后人？这时听得张无忌说起，才凛然一惊，问道：“你怎么又知道了？”

张无忌不答他的问话，却道：“宗前辈请试按肩头云门

穴，是否有轻微隐痛？云门穴属肺，那是肺脉伤了。你上臂青灵穴是否时时麻痒难当？青灵穴属心，那是心脉伤了。你腿上五里穴是否每逢阴雨，便即酸痛，五里穴属肝，那是肝脉伤了。你越练下去，这些征象便越厉害，再练得八九年，不免全身瘫痪。”

宗维侠凝神听着他的说话，额头上汗珠一滴滴的渗了出来。原来张无忌经谢逊传授，精通七伤拳的拳理，再加他深研医术，明白损伤经脉后的症状，说来竟丝毫不错。宗维侠这几年身上确有这些毛病，只是病况非重，心底又暗自害怕，一味的讳疾忌医，这时听他一一指出，不由得脸上变色，过了良久，才道：“你……你怎知道？”

张无忌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晚辈略明医理，前辈若是信得过时，待此间事情一了，晚辈可设法给你驱除这些病症。只是七伤拳有害无益，不能再练。”

宗维侠强道：“七伤拳是我崆峒绝技，怎能说有害无益？当年我掌门师祖木灵子以七伤拳威震天下，名扬四海，寿至九十一岁，怎么说会伤害自身？你这不是胡说八道么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木灵子前辈想必内功深湛，自然能练，不但无害，反而强壮脏腑。依晚辈之见，宗前辈的内功如不到那个境界，若要强练，只怕终归无用。”

宗维侠是崆峒名宿，虽知他所说的不无道理，但在各派高手之前，被这少年指摘本派的镇山绝技无用，如何不恼？大声喝道：“凭你也配说我崆峒绝技有用无用。你说无用，那就来试试。”张无忌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七伤拳自是神妙精奥的绝技，拳力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，七般拳劲各不相同，吞吐闪烁，变幻百端，敌手委实难防难挡……”宗维侠听他赞誉七伤

拳的神妙，说来语语中肯，不禁脸露微笑，不住点头，却听他继续说道：“……晚辈只是说内功修为倘若不到，那便练之有害无益。”

周芷若躲在众师姊身后，侧身瞧着张无忌，见他脸上尚带少年人的稚气，但勉强装着见多识广的老成模样，这般侃侃而谈，教训崆峒五老中的二老宗维侠，不免显得有些可笑，又不自禁的为他发愁。

崆峒派中年轻性躁的弟子听张无忌说话渐渐无礼，忍不住便要开口叱咤，然见宗维侠容色严肃，对这少年的言语凝神倾听，又都把冲到口边的叱骂声缩了回去。

宗维侠道：“依你说来，我的内功是还没到家了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前辈的内功到家不到家，晚辈不敢妄言。不过前辈练这七伤拳时既然伤了自身，那么不练也罢……”

他刚说到这里，忽听得身后一人暴喝：“二哥跟这小子罗嗦些什么？他瞧不起咱们的七伤拳，便让他吃我一拳，尝尝滋味。”那人声止拳到，出手既快且狠，呼呼风响，一拳对准了张无忌背上的灵台穴直击而至。

张无忌明知身后有人来袭，却不理会，对宗维侠道：“宗前辈……”

猛听得铁链呛啷声响，抢出一人，娇声叱道：“你暗施偷袭！”伸链往那人头上套去，正是小昭。那人左手一翻，格开铁链，砰的一拳，已结结实实打在张无忌背上。这拳正中灵台穴，张无忌却似全无知觉，对小昭微笑道：“小昭，不用担心，这样的七伤拳不会有好大用处。”小昭吁了口气，雪白的脸转为晕红，低声道：“我倒忘了你已练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忙即住口，拖着铁链退了开去。



张无忌转过身来，见偷袭之人是个大头瘦身的老者。这人是崆峒五老中位居第四的常敬之。他一拳命中对方要穴，见张无忌浑如不觉，大感诧异，冲口而出：“你……你已练成‘金刚不坏体’神功，那么是少林派的了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在下不是少林派的弟子……”常敬之知道凡是护身神功，全仗一股真气凝聚，一开口说话，真气即散，不等他住口，又出拳打去，砰的一声，这一次是打在胸口。

张无忌笑道：“我原说七伤拳若无内功根底，并不管用。你若不信，不妨再打一拳试试。”常敬之拳出如风，砰砰接连两拳。这前后四拳，明明都打在对方身上，但张无忌笑嘻嘻的受了下来，竟似不关痛痒，四招开碑裂石的重手，在他便如清风拂体，柔丝抚身。

常敬之外号叫作“一拳断岳”，虽然夸大，但拳力之强，老一辈武林人士向来知名。众人见他连出四拳，全成了白费力气，无不震惊。昆仑派和崆峒派素来不睦，这次虽然联手围攻明教，但双方互有心病，昆仑派中便有人冷冷的叫道：“好一个‘一拳断岳’啊！”又有人道：“那么四拳便断什么？”幸好常敬之一张脸膛本来黑黝黝地，虽然胀得满脸通红，倒也不大刺眼。

宗维侠拱手道：“曾少兄神功，佩服，佩服！能让老朽领教三招么？”他知自己七伤拳的功力比常敬之深得多，老四不成，自己未必便损不了对方。

张无忌道：“崆峒派绝技七伤拳，倘若当真练成了，实是无坚不摧。少林派空见神僧身具‘金刚不坏体’神功，尚且命丧贵派的七伤拳之下，在下武功万万不及空见神僧，又如何能挡？但眼下勉力接你三拳，想也无妨。”言下之意是说，七伤

拳本是好的，不过你还差得远呢。

宗维侠无暇去理会他的言外之意，暗运几口真气，跨上一步，臂骨格格作响，劈的一声，一拳打在张无忌胸口。拳面和他胸口相碰，突觉他身上似有一股极强的粘力，一时缩不回来，大惊之下，更觉有股柔和的热力从拳面直传入自己丹田，胸腹之间感到说不出的舒服。他一呆之下，缩回手臂，又发拳打去。这次打中对方小腹，只觉震回来的力道强极，他退了一步，这才站定，运气数转，重又上前，挺拳猛击。

常敬之站在张无忌身侧，见宗维侠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似已受了内伤，待他第三拳打出时，跟着也是一拳。宗维侠击前胸，常敬之打后背，双拳前后夹攻，皆是劲力凌厉非凡。哪知两人拳力到时，便如打在空虚之处，两股强劲的拳力霎时之间均被化解得无影无踪。

常敬之明知以自己身份地位，首次偷袭已大为不妥，但勉强还可说因对方出言侮辱崆峒绝技，以致怒气无法抑制，这第三次偷袭，却明明是下流卑鄙的行径了。他本想合两人七伤拳的威力，自可一举将这少年毙于拳下，只要将他打死，纵然旁人事后有甚闲言闲语，但自己总是为六大派除去了一个碍手碍脚的家伙，立下一场功劳。哪知拳锋甫着敌身，劲力立消于无形，何以竟会这样，当真摸不着半点头脑，只不过右手还是伸上头去，搔了几下。

张无忌对宗维侠微笑道：“前辈觉得怎样？”

宗维侠一愕，躬身拱手，恭恭敬敬的道：“多谢曾少侠以内力为在下疗伤，曾少侠神功惊人固不必说，而这番以德报怨的大仁大义，在下更是感激不尽。”

他此言一出，众人无不大为惊讶。旁人自不知张无忌在宗

维侠连击他三拳之际，运出九阳真气，送入他的体内，时刻虽短，一瞬即过，但那九阳真气浑厚强劲，宗维侠已然受用不浅。他知若非常敬之在张无忌身后偷袭，那么第三拳上所受的好处将远不止此。

张无忌道：“大仁大义四字，如何克当？宗前辈此刻奇经八脉都受剧震，最好立即运气调息，那么练七伤拳时所积下来的毒害，当可在两三年内逐步除去。”

宗维侠自己知道自身毛病，拱手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当即退在一旁，坐下运功，明知此举甚为不雅，颇失观瞻，但有关生死安危，别的也顾不得了。

张无忌俯下身来，接续唐文亮的断骨，对常敬之道：“拿些回阳五龙膏给我。”常敬之从身边取了出来给他，张无忌道：“请去向武当派讨一服三黄宝腊丸，向华山派讨一些玉真散来。”常敬之依言讨到，递了给他。张无忌道：“贵派的回阳五龙膏中，所用草乌是极好的，武当派三黄宝腊丸中的麻黄、雄黄、麝黄三黄甚是有用，再加上玉真散，唐前辈调养两个月后，四肢当能完好如初。”说着续骨敷药，片刻间整治完毕。

武林各派均有伤科秘药，各有各的灵效，胡青牛医书中写得明明白白。张无忌料想六大派围攻明教，自是各有携带在身。但旁观的人却愈看愈奇，张无忌接骨手法之妙，非任何名医可及，那是不必说了，何以各派携有何种药物，他也是一清二楚？常敬之抱起唐文亮，神色尴尬的退了下去。唐文亮突然叫道：“姓曾的，你治好我的断骨，唐文亮十分感激，日后自当补报。可是崆峒派和魔教仇深似海，岂能凭你这一点小恩小惠，便此罢手？你要劝架，我们是不听的。你若说我忘恩负义，尽可将我四肢再折断了。”

众人一听，均想：“同是崆峒耆宿，这唐文亮却比常敬之有骨气得多了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依唐前辈说来，如何才能听在下的劝解？”

唐文亮道：“你露一手武功，倘若崆峒派及你不上，那才无话可说。”

张无忌道：“崆峒派高手如云，晚辈如何及得上？不过晚辈不自量力，定要做这回事，只好拚命一试。”四下一望，见广场东首有株高达三丈有余的大松树，枝丫四出，亭亭如盖，便缓步走了过去，朗声道：“晚辈学过贵派的一些七伤拳法，倘若练得不对，请崆峒派各位前辈切莫见笑。”各派人众听了，尽皆诧异：“这小子原来连崆峒派的七伤拳也会，那是从何处学来啊？”只听他朗声念道：“五行之气调阴阳，损心伤肺摧肝肠，藏离精失意恍惚，三焦齐逆兮魂魄飞扬！”

别派各人听到，那也罢了。崆峒五老听到他高吟这四句似歌非歌、似诗非诗的拳诀，却无不凛然心惊。这正是七伤拳的总诀，乃崆峒派的不传之秘，这少年如何知道？他们一时之间，怎想得到谢逊将七伤拳谱抢去后，传了给他。

张无忌高声吟罢，走上前去，砰的一拳击出，突然间眼前青翠晃动，大松树的上半截平平飞出，轰隆一响，摔在两丈之外，地下只留了四尺来长的半截树干，切断处甚是平整。

常敬之喃喃的道：“这……这可不是七伤拳啊！”七伤拳讲究刚中有柔，柔中有刚。这震断大树的拳法虽然威力惊人，却显是纯刚之力。他走近一看，不由得张大了口合不拢来，但见树干断处脉络尽皆震碎，正是七伤拳练到最深时的功夫。

原来张无忌存心威压当场，倘若单以七伤拳震碎树脉，须至十天半月之后，松树枯萎，才显功力，是以使出七伤拳劲力

之后，跟着以阳刚猛劲断树。那正是仿效当年义父谢逊在冰火岛上震裂树脉、再以屠龙刀砍断树干的手法。

只听得喝采惊呼之声，各派中此伏彼起，良久不绝。

常敬之道：“好！这果然是极高明的七伤拳法，常某拜服！不过我要请教，曾少侠这路拳法从何处学来？”张无忌微笑不答。唐文亮厉声道：“金毛狮王谢逊现在何处？还请曾少侠告知。”他心思较灵，已隐约猜到谢逊与眼前这少年之间当有干系。

张无忌一惊：“啊哟不好，我炫示七伤拳功，却把义父带了出来。倘若言明了跟义父之间的渊源，那是明摆和六大派为敌，这和事佬便作不成了。”当即说道：“你道贵派失落七伤拳拳谱，罪魁祸首是金毛狮王吗？错了，错了！那一晚崆峒山青阳观中夺谱激斗，贵派有人中了混元功之伤，全身现出血红斑点，下手之人，乃是混元霹雳手成昆。”

当年谢逊赴崆峒山劫夺拳谱，成昆存心为明教多方树敌，是以反而暗中相助，以混元功击伤唐文亮、常敬之二老。当时谢逊不知，后来经空见点破，这才明白。这时张无忌心想成昆一生奸诈，嫁祸于人，我不妨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何况这又不是说的假话。

唐文亮和常敬之疑心了二十余年，这时经张无忌一提，均想原来如此，不由得对望了一眼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宗维侠道：“那么请问曾少侠，这成昆现下到了何处？”

张无忌道：“混元霹雳手成昆一心挑拨六大派和明教不和，后来投入少林门下，法名圆真。昨晚他混入明教内堂，亲口对明教首脑人物吐露此事。杨逍先生、韦蝠王、五散人等皆曾听闻。此事千真万确，若有虚言，我是猪狗不如之辈，死后

万劫不得超生。”

他这几句话朗朗说来，众人尽皆动容。只有少林派僧众却一齐大哗。

只听一人高宣佛号，缓步而出，身披灰色僧袍，貌相威严，左手握了一串念珠，正是少林三大神僧之一的空性。他步入广场，说道：“曾施主，你如何胡言乱语，一再诬蔑我少林门下？当此天下英雄之前，少林清名岂能容你随口污辱？”

张无忌躬身道：“大师不必动怒，请圆真僧出来跟晚辈对质，便知真相。”

空性大师沉着脸道：“曾施主一再提及敝师侄圆真之名，你年纪轻轻，何以存心如此险恶？”张无忌道：“在下是要请圆真和尚出来，在天下英雄之前分辨是非黑白，怎地存心险恶了？”空性道：“圆真师侄是我空见师兄的入室弟子，佛学深湛，除了这次随众远征明教之外，多年来不出寺门一步，如何能是混元霹雳手成昆？更何况圆真师侄为我六大派苦战妖孽，力尽圆寂，他死后清名，岂容你……”

张无忌听到“力尽圆寂”四字时，耳朵中嗡的一声响，脸色登时惨白，空性以后说什么话，一句也没有听见，喃喃的道：“他……他当真死了么？决……决计不会。”

空性指着西首一堆僧侣的尸首，大声道：“你自己去瞧罢。”

张无忌走到这堆尸首之前，只见有一具尸体脸颊凹陷、双目翻挺，果然便是投入少林后化名圆真的混元霹雳手成昆，俯身探他鼻息，触手处脸上肌肉冰凉，已然死去多时。张无忌又悲又喜，想不到害了义父一世的大仇人，终于恶贯满盈，丧身于此，胸中热血上涌，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奸贼啊奸贼，你一生作恶多端，原来也有今日。”

这几下大笑声震山谷，远远传送出去，人人听了都是心头一凛。

张无忌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这圆真是谁打死的？”空性侧目斜睨，脸上犹似罩着一层寒霜，并不答话。殷天正本已退在一旁，这时说道：“他和小儿野王比掌，结果一死一伤。”

张无忌躬身道：“是！”心道：“想是圆真中了韦蝠王的寒冰绵掌后，受伤不轻，我舅父的掌力也是非同小可，这才当场将他击毙。舅父替我报了这场深仇，那真是再好不过。”走到殷野王身旁，一搭他的脉息，知道性命无碍，便即宽心，说道：“多谢前辈！”

空性在一旁瞧着，愈来愈怒，纵声喝道：“小子，过来纳命罢！”这几个字轰轰入耳，声若雷震。张无忌愕然回头，道：

“怎么？”空性大声道：“你明知圆真师侄已死，却将一切罪过全都推在他的身上，如此恶毒，岂能饶你？老和尚今日要开杀戒。你是自裁呢，还是非要老和尚动手不可？”

张无忌心下踌躇：“圆真伏诛，罪魁祸首遭了应得之报，原是极大喜事，可是从此无人对质，真相反而不易大白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正自沉吟，空性踏上几步，右手向他头顶抓将下来，这一抓自腕至指，伸得笔直，劲道凌厉已极。

殷天正喝道：“是龙爪手，不可大意！”

张无忌身形一侧，轻飘飘的让了开去。空性一抓不中，次抓随至，这一招来势更加迅捷刚猛。张无忌斜身又向左侧闪避。空性第三抓、第四抓、第五抓呼呼发出，瞬息之间，一个灰袍僧人便似变成了一条灰龙，龙影飞空，龙爪急舞，将张无忌压制得无处躲闪。猛听得嗤的一声响，张无忌横身飞出，右手衣袖已被空性抓在手中，右臂裸露，现出长长五条血痕，鲜

血淋漓而下。少林僧众喝采声中，却夹杂着一个少女的惊呼。

张无忌向惊呼声来处瞧去，只见小昭神色惊恐，叫道：“张公子，你……你小心了。”张无忌心中一动：“这小姑娘对我倒也真好。”

空性一招得手，纵身而起，又扑将过来，威势非凡。这路抓法快极狠极。张无忌生平从未见过，一时无策抵御，只得倒退跃开，这一抓便即落空。

空性龙爪手源源而出，张无忌又即纵身后退。两人面对着脸，一个扑击，一个后跃。空性连抓九下，尽皆落空。两人始终相距两尺有余，虽然空性连续急攻，张无忌未有还手余地，但两人轻功上的造诣，却极明显的分了高下。空性飞步上前，张无忌却是倒退后跃，其间难易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，空性始终赶他不上，脚下自早已输得一败涂地。张无忌只须转过身来奔出数步，立时便将他遥遥抛落在后了。

其实张无忌不须转身，纵然倒退，也能摆脱对方的攻击，他所以一直和空性不接不离，始终相距在二三尺间，乃在察看他的龙爪手招数中的秘奥，看到第三十七招时，只见他左手疾扑而前，使的又是第八招“拿云式”。他第三十八招双手自上而下同抓，方位虽变，姿式却和第十二招“抢珠式”相同。这些招式的名称，张无忌自是一无所知，但出手姿式，却每一招都看得分明，记得清楚。

原来那龙爪手只有三十六招，要旨端在凌厉狠辣，不求变化繁多。空性中年之时曾数逢大敌，但只要使出这龙爪手来，无不立占上风，总是在十二招以前便即取胜，自第十三招起，只是自己平时练习，从未在临敌时用过，这一次直使到第三十六招，仍未能制服敌人，那是生平从所未有之事。到第三十七



招时，已迫得变化前招，寻思：“这小子不过轻功高明，身形灵便，一味东躲西闪而已，倘若当真拆招，未必挡得了我十二招龙爪手。”

张无忌这时却已看全了龙爪手三十六式抓法，其本身虽无破绽可寻，但乾坤大挪移法却能在对方任何拳招中造成破绽，只是心下踌躇：“此刻我便要取他性命，亦已不难，但少林派威名赫赫，这位空性大师又是少林寺的三大耆宿之一，我若在天下英雄之前将他打败，少林派颜面何存？可是要不动声色的叫他知难而退，这人武功比崆峒派诸老高明得太多，我可无法办到。”正感为难之际，忽听空性喝道：“小子，你这是逃命，可不是比武！”

张无忌道：“要比武……”空性乘他开口说话而真气不纯之际，呼呼两招攻出。张无忌纵身飘开，口中说话继续接了下去：“……也成，要是我赢得大师，那便如何？”这几句话中间语气没半分停顿，若是闭眼听来，便跟心平气和的坐着说话一般无异，决不信他在说这三句话之间，已连续闪避了空性的五招快速进攻。

空性道：“你轻功固是极佳，但要在拳脚上赢得我，却也休想。”张无忌道：“过招比武，谁又能逆料胜败？晚辈比大师年轻得多，武艺虽低，气力上可占了便宜。”空性厉声道：“要是我在拳脚之上输了给你，你要杀便杀，要刚便刚。”张无忌道：“这个可不敢当！晚辈输了，自当听凭大师处分，不敢有半句异言。但若侥幸胜得一招半式，便请少林派退下光明顶。”空性道：“少林派之事，由我师兄作主，我只管得自己。我不信这龙爪手拾夺不了你这小子。”

张无忌心念一动，已有了主意，说道：“少林派龙爪手三